

opusdei.org

# 伊西多禄·索沙诺：一位工程师

伊西多禄·索沙诺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也是主业团最早的一批成员之一。

2026年2月25日

伊西多禄·索沙诺：一位工程师（收听普通话录音）

---

伊西多禄·索沙诺是首位加入主业团并坚持到底的成员。他在西班牙内战及战后初期这段异常艰难的岁月里，始终恪守着主业团的圣召。

## 早期生活

伊西多禄于1902年出生于阿根廷，是西班牙移民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对夫妇移居阿根廷，是为了给自己和孩子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在阿根廷的财务上颇为成功，但当伊西多禄三岁时，他们决定返回西班牙北部的故乡罗格罗尼奥。

高中时期，伊西多禄结识了施礼华并成为好友，后者因家族企业破产而举家迁居罗格罗尼奥。1912年，伊西多禄的父亲离世。尽管父亲过世，家族仍维持着相当不错的经济状况，使伊西多禄得以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并于1921年考取竞争激烈的马德里工业工程学院/宿舍。

1927年，伊西多禄的人生因家族主要存款的银行倒闭而彻底改变。从原本无忧无虑的学生，伊西多禄突然肩负起抚养经济拮据的家庭的重任。为维持生计，他找了份会计兼职工作，并改为步行上学而非搭乘巴士。

1928年从工程学院/宿舍毕业后，他在西班牙南部找到工作，先任职于加的斯的一家造船厂，数月后转至马拉加的安达卢西亚铁路总部。身为工业工程师，伊西多禄前途一片光明，马拉加的几位年轻女子都认为他是理想的结婚对象，但他认为必须先解决家族的财务困境，才能考虑婚姻。怀抱改善工人处境的热忱，他开始在马拉加工业学校担任夜间数学与电学讲师，该校培育青年成为工业技术人员。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他更提供免费辅导课程。

## **主业团圣召**

到了1930年，伊西多禄开始感受到天主对他提出了更深的召唤。顺应当时

的思维模式，他认为这必然意味着加入修会。然而，这与他心中构建的理想，也就是将对天主的奉献、专业工作与照顾家庭融为一体，似乎难以契合。八月间，他收到老友兼同窗施礼华的便笺，邀约下次赴马德里时会面。伊伊西多禄虽对主业团一无所知，却怀抱希望，期盼施礼华能协助他更清晰地领悟天主的旨意。

1930年8月23日，伊西多禄搭乘火车前往马德里，准备转乘另一班列车前往洛格罗尼奥附近度假。他前去拜访施礼华，却发现对方不在家。他没有直接前往下一站，而是在附近徘徊了一阵子。此时正在探视病患的施礼华，突然莫名感到不安而提前结束探访。返家途中他刻意绕道而行，竟在人行道上与伊西多禄不期而遇。伊西多禄当即对施礼华倾诉心事，两人约定当天下午详谈。

伊西多禄更详尽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施礼华向他介绍了主业团——这

是一项全心奉献于天主的事业，却无须放弃世俗职业或社会地位。伊西多禄立即加入了主业团。当晚他继续旅程，却怀着前所未有的平安与喜乐。正如他所写：「此刻我感到全然的慰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平安与喜乐，正充盈着我的灵魂。」

伊西多禄加入主业团时，宗教教育匮乏，内在生活亦不丰富。当然，他对主业团精神的具体内涵仅有粗浅认知。若能与创办人保持密切往来本有助益，但这终究未能实现。基于职业需求，伊西多禄接下来数年将待在马拉加，与施礼华的联系仅限于书信往来及偶尔赴马德里探访。尽管受限于距离，施礼华仍把握每个契机，协助伊西多禄建立更坚实的灵性生活。例如在1930年11月的书信中，他如此勉励：「看啊，要成为我们与主所期望的模样，首要之务是奠定祈祷与补赎（牺牲）的根基。务必祈祷。容我重申：晨起默想绝不可省略。每日将

所有烦忧之事与牺牲奉献作为补赎。”

起初，伊西多禄仅在周日领圣体，且并非每周日都领，因为他常组织周日远足活动前往邻近山区。远足者虽能前往邻近村庄参与弥撒，但远足行程与当时守圣体斋的规定相冲突，使得领圣体变得难以实现。

刚开始，伊西多禄似乎专注于参与尽可能多的使徒活动与社会工作，但渐渐地，他更深刻地体悟到默想与圣事的重要性。至1932年底，他已养成每日领圣体的习惯。不久后，他开始指导新加入主业团的成员若瑟玛利亚·恭沙勒斯·巴雷多——这位在距此约150英里（250公里）的利纳雷斯镇任教的青年。

随着1933年主业团第一个中心在马德里成立，该团体的经济需求也随之增长。伊西多禄将大部分的薪资汇往马德里，以致其银行账户几乎见底。

1935年3月，他正式向主业团作出终身承诺。

随着西班牙内战的脚步日益逼近，伊西多禄工作的铁路工厂也逐渐激进化。他的公平、正义感以及对工人及其家属的关怀，赢得了多数下属的尊重甚至喜爱；但众所周知他对教会的忠诚，却激起了部分共产党员与无政府主义工人的敌意。某日厂区突然出现粗糙标语：「伊西多禄去死」。他非但未动怒，反而表示：「我们需要原谅（张贴标语者），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说了什麼。」

在1935-36学年间，伊西多禄决定迁居马德里，以便接受更深入的个人培育、协助管理DYA学院/宿舍，并协助培育该团体的年轻成员。迁居的最终原因在于马拉加整体政治环境极度激进化，尤其铁路工厂区情势严峻，不仅使生活难以忍受，更对伊西多禄构成实质人身威胁——因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视虔诚天主教徒为危险的政

治敌人。五月二十二日，伊西多禄向铁路公司提出离职申请，六月七日抵达马德里。他在DYA学院/宿舍发现了充满兄弟情谊、勤勉工作与欢乐氛围的环境，与街头暴力与紧张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六月十七日，协会购置新宅邸。伊西多禄协助搬迁事宜，至七月十三日完成迁移。

## 西班牙内战爆发

四天后，西班牙军队部分部队起兵反抗左翼政府。尽管起义策划者原意是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政变，但起义在多数主要城市均告失败，西班牙随即陷入一场持续近三年、造成五十万人丧生的内战。

在马德里，如同其他多数军事起义失败的地区，这场政变企图触发了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政治、社会及经济革命。共和政府为镇压叛乱，不惜将武器分发给与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工会相关的民兵组织。这些民兵迅速掌控街

头，政府暂时丧失所有实质控制权。民兵组织没收从工厂到私人汽车的各类财产，焚毁教堂及其他教会财产，并暗杀他们视为政治敌人的对象，其中包括约七千名神职人员与修道者。在马德里，内战期间约有700名神职人员遭暗杀，占战事爆发时首都神职人员总数逾40%。几乎所有暗杀事件都发生在1936年下半年，尤以八月为甚。当时身为神父，或仅因被视为虔诚天主教徒，便意味着面临致命危险。

尽管伊西多禄在马德里名不见经传，且因为阿根廷出生本可为他提供些许庇护，但他仍身处险境——马拉加的左翼工人向马德里同志寄送了附有照片的告发信。他决定躲进家族公寓。阿根廷大使馆提供伊西多禄他们家一块挂在公寓门上的告示牌，宣告此处受阿根廷保护，这为他们带来了些许安全保障。伊西多禄足不出户，足足待在家中近两个月。

## 主业团身处战火肆虐的马德里街头

两个月结束时，由于马德里食物匮乏，伊西多禄瘦了不少。他改变了发型，配了副深色眼镜。外貌改变之大，已不易被认出是马拉加寄来的照片中之人。他从大使馆取得一份出生证明，显示他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还配了一条阿根廷国旗色的臂章。这些伪装或许足以说服民兵巡逻队放行，但若遭逮捕便无济于事。自他结束藏匿生活起的一年间，始终无法取得阿根廷护照或其他证明国籍的文件——因为阿根廷政府仅向曾在境内服役者核发此类证件。

当伊西多禄从屋内走出时，他开始担任施礼华与主业团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络人。回顾过往，显然在伊西多禄开始担任联络人时，系统性处决神父及其他天主教徒的行动已基本告终。然而，因积极参与天主教活动而遭监禁的危险依然存在。

当时，伊西多禄很可能认为自己不仅面临被监禁的严重危险，甚至可能丧命。然而他甘愿承担这些风险，为刚成立不久的主业团生存作出贡献——他履行了创办人赋予他的联络人职责。至于施礼华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伊西多禄处境的危急程度。

1936年秋天，施礼华藏身于友人经营的私立精神病院。伊西多禄几乎每日前来探望，既为获取支持与指引，亦为携带举行弥撒所需的葡萄酒，同时向他通报主业团其他成员的近况，并接收需要转达的讯息。他亦开始频繁探视遭囚禁的主业团成员。虽有少数政治犯的母亲与妻子偶尔前来探视，但几乎没有男性愿意冒险进入监狱探望政治犯。埃尔南德斯·加尔尼卡回忆道——伊西多禄几乎每日都去监狱探望他：「当时没有男性敢冒险探视狱中囚犯，他却来探望我。他多次前往圣安东监狱，竭力以我患有肾脏病为由争取释放。」当埃尔南德斯·加尔尼卡被转移至瓦伦西亚监狱时，伊西

多禄致函主业团当地成员，敦促他们设法提供协助。

伊西多禄经常去探望埃尔南德斯·加尔尼卡的家人，向他们传递任何消息并试图安慰他们。埃尔南德斯·加尔尼卡的母亲说：「当我们告诉他这样做风险极高时，他说自己并不害怕，因为他是阿根廷公民。但我们都清楚，许多人即使身为外国人，依然丧失了性命。」

伊西多禄也经常探访那些在国外大使馆寻求庇护的主业团成员。这同样冒着极大风险，因为驻守大使馆的民兵部队对访客怀有戒心。文森特·罗德里格斯·卡萨多当时在挪威大使馆获得庇护。他回忆道，伊西多禄「谈论着对天主的巨大信赖，以极其自然纯朴的态度述说：若我们保持忠信，主将很快藉着主业团成就奇事。接触他的信仰使我的信心倍增。感谢天主，我从未丧失信仰，内心本已充满笃定。但见到他、听闻他的话语后，我原本

抽象的信仰变得具体，理想化为现实。」当罗德里格斯·卡萨多试图提醒伊西多禄频繁造访大使馆的危险时，伊西多禄只是「微笑着告诉我：只要我们运用天主赋予的方法，祂必会协助我们。」

伊西多禄还探访了当时暂居墨西哥大使馆的欧华路——他日后成为主业团监督。欧华路回忆道：「我们长时间谈论着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创办人的处境，以及主业团其他所有成员的状况。……我记得他面对如此多悲剧时展现的超性视野、对天主的坚定信赖，以及表达希望时那份自然纯朴。我更记得他确信：只要我们保持忠信，天主必将借着主业团，很快结出救恩、灵魂与和平的丰硕果实。这一切都使我获益良多。」

除了探访身处马德里的主业团成员外，伊西多禄还试图联系并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成员通信。他们将写给创办人的信件，透过伊西多禄转交给施

礼华。由于审查制度，所有通信都必须采用他们之间自发形成的暗语进行。例如：施礼华被称为「祖父」，主业团即「祖父的事业」，吾主耶稣称为「马奴耳先生」，圣母则称作「马奴耳先生的母亲」。

## 洪都拉斯公使馆

1937年3月中旬，伊西多禄开车前往精神病院，圣施礼华正与他的兄弟申提躲藏在那里。他带着两人前往洪都拉斯公使馆，他们与其他主业团的成员一起在那里找到庇护。伊西多禄经常拜访公使馆。他不仅带来关于其他主业团成员的信息，还带来他能收集到的一些少量食物和其他物资。他带来的葡萄酒让施礼华每天都能举行弥撒。伊西多禄利用他的拜访寻求施礼华的建议，并接受来自他的任务。

伊西多禄最重要的职责是作为创始人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桥梁，而其他成员也非常需要他的支持和鼓励。在那些月份里，施礼华经常向与他同在

公使馆的主业团成员讲授默想。在每次默想结束后，总有一位成员尽力写下摘要。伊西多禄收集了这些摘要，用于自己的默想祈祷，并将其提供给马德里的其他成员。一段时间内，他每次拜访挪威大使馆的文森·罗德里格斯·卡萨多时都会带上这些手写摘要，但当控制大使馆出入的民兵开始更加严格地检查访客时，他便决定不要再带入这些摘要。因此，他改为背诵这些摘要并向文森朗读。他也开始将这些摘要分享给若瑟玛利亚·阿尔巴雷达，当时这位三十多岁的土壤学家已显现出可能的主业团圣召。

在他写给马德里以外的主业团成员的信中，他分享了施礼华的一些短文。例如，1937年5月，他将创办人写给他的内容转交给当时在瓦伦西亚的方济各·博特利亚：

你给我的印象是气馁。我觉得你沮丧、恼怒.....而且疲倦。我无法认出你。如果你是孩子，孩子在遇到障碍

时会固执地坚持，直到克服困难，并从达成目标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尽管有重重困难）。如果你是男人，男人在面对障碍时会成长，面带微笑……他们把原本痛苦的责任转变为一种豪迈的比赛，无论是否达到目标，最终总会得到满足（达标与否其实并不重要）。

1937年6月，伊西多禄再次写信给博特利亚：

我的祖父（指施礼华）从不停止重复那句话「喜悦与平安」。他的话似乎直接触动人心。我们所要做的是在所托付给我们的所有任务中，尽我们所能使用各种方法。事情结果如何并不是特别重要。只要我们让自己受曼努耳先生（指吾主耶稣）的引导，结果总会是最好的。

在创办人躲进洪都拉斯公使馆几周后，阿根廷大使馆告诉伊西多禄，由于他出生在阿根廷，他有资格从马德里撤离到其他国家。马德里继续遭受

轰炸，寻找食物变得愈加困难，而伊西多禄继续面临被逮捕并关进监狱的风险。逃离这一切的前景极具吸引力，但伊西多禄意识到，主业团及其创办人需要他留在马德里。他向施礼华咨询自己应该怎么做。

施礼华低估了伊西多禄所面临的危险，他简略地说明了留在马德里的好处，但鼓励伊西多禄以「最大的自由」行动。伊西多禄通常在行动前都会长时间考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与亲人谈论后，很快就决定留在马德里。他甚至没有向施礼华解释，他没有证明自己是阿根廷公民的文件，因此比施礼华所想的更有可能被逮捕甚至处决。施礼华对他的勇气和慷慨感到非常高兴：「我对你伊西多禄不会有别的期望。你的决定无疑是我们的主所希望的。」

1937年四月初，当时正在共和军服役的主业团成员希梅内斯·巴尔加斯决定，施礼华需要他到马德里。他从所

在的部队中逃离，直接前往伊西多禄的家。他回忆说：「尽管当时收留一名逃兵对他自己和家人都有危险，他却毫不显露任何恐惧或犹豫。」伊西多禄前往希梅内斯·巴尔加斯的家搜寻平民百姓的衣服，并设法安排他在洪都拉斯公使馆中与施礼华一起寻求庇护。

在1937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除了持续努力与主业团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系，并鼓励他们忠于自己的使命之外，伊西多禄还致力于三项主要工作：试图安排使馆撤离在洪都拉斯公使馆寻求庇护的主业团成员；准备向西班牙政府索赔DYA学院/宿舍财产损失的相关文件；以及满足在洪都拉斯公使馆寻求庇护的人员和主业团成员家庭对食物及其他物品的需求。

## **设法经由外交渠道安排成员撤离**

与多数人相同，施礼华与主业团的其他成员最初都以为战争会相对短暂。在他们看来，问题仅在于熬过战争结

束，届时便能重拾主业团的使徒工作。然而随着1936年结束步入1937年，战争似乎将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施礼华等人日益迫切地想逃离马德里，前往国民军控制区，在那里他们将能自由公开地开展使徒工作。

至1937年初，已有逾万人在马德里的大使馆或公使馆寻得庇护。一、二月间，阿根廷大使馆撤离了约300名获准庇护的人员。三月间，墨西哥大使馆撤离了600人。1937年3月至7月期间，数个欧洲及南美洲的大使馆成功撤离约3000名庇护者。

1937年春季，外交撤离似乎是主业团成员逃离马德里的最佳途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由他们获得庇护的洪都拉斯使馆负责撤离。然而，此举面临严峻困难：洪都拉斯外交使团首长仅为名誉领事，且该国领事馆未达大使馆级别，仅具公使馆的较低地位。更关键的是，洪都拉斯政府已与西班牙共和国断交，并承认佛朗哥政权。

尽管如此，主业团成员仍一度抱持希望，期待洪都拉斯公使馆能协助撤离。四月底，他们获悉共和政府拒绝向洪都拉斯领事及其家属签发签证。

尽管施礼华并未立即放弃透过洪都拉斯斡旋撤离的所有希望，但他强烈敦促伊西多禄另寻出路，且必须迅速找到解决方案：

必须时刻紧盯进度直至最后一刻……

（因为）文件处理的任何延误都可能拖延项目的成功，甚至阻碍其推进。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别把事情拖到明天。今天就做!! 我才不管那是智利还是中国！对我来说都一样。但总之要动起来。

伊西多禄竭力通过所有能找到的渠道，试图让智利、土耳其、巴拿马和瑞士大使馆对撤离主业团成员产生兴趣，却未获成功。施礼华续敦促他与其他工作成员竭尽所能，同时也告诉他们：「我对你们深感欣慰，更欣慰

于那位让你们遭遇困难、屈辱与困扰的主。这正意味着一切进展顺利。”

1937年六月初，共和政府通知外交使节团，今后仅允许妇孺老弱撤离。洪都拉斯公使馆内到达服役年龄的主业团成员，已无法再寄望透过外交安排逃离马德里。

## 食物与补给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马德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的短缺日益严重。伊西多禄勤勉地寻找食物，并将其分发给主业团成员及其家属。他从居住在西班牙东部食物较为充裕地区的成员那里获得部分补给，同时也收到来自马德里以南约一百英里小镇达米尔某个家庭寄来的包裹。一名任职于监狱办公室的马德里主业团成员，得以在监狱贩卖部购得一些粮食。伊西多禄本人则在阿根廷大使馆的供应处买到若干物资。数月间，他更持伪造证件前往民兵营区领取配给粮。然而随着马德里粮食短缺日益严重，营区官员开

始察觉异状，逮捕了协助伊西多禄的朋友，迫使他放弃此项补给来源。

他将能取得的任何物资寄往洪都拉斯公使馆、马德里其他主业团成员，以及马德里主业团成员的家人，但能筹集的数量极为不足。他收到的包裹多数仅重约两磅（一公斤）。食物极为单纯，多为鹰嘴豆等豆类（有时还带虫子）、炼乳、马铃薯和橄榄油。火腿与香肠尤为珍贵，却极为罕见。然而在这座城市里，牛奶、新鲜蔬菜、肉类与鱼类皆需凭医师处方购买，各类粮食（包括面包）严重短缺，伊西多禄的努力确实缓解了饥饿的威胁。

## **DYA学院/宿舍的损害赔偿**

1937年4月下旬，施礼华得知洪都拉斯公使馆一名官员已向共和政府提出索赔，要求赔偿其在马德里遭损毁的财产。施礼华当即认为，拥有DYA学院/宿舍新大楼的非营利组织也应提出索赔。伊西多禄是承担此任务的合适人选，因他身为该组织主席，在马德里

里行动相对自由，且能请求阿根廷大使馆提供支持。

伊西多禄与塞恩斯·德洛斯特雷罗斯立即着手起草索赔书，并列出了遭窃或毁损的物品清单。很快便清楚，阿根廷大使馆不太可能采取行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伊西多禄未履行应尽的兵役义务。

伊西多禄将他起草的文件副本寄给佩德罗·卡西亚罗，希望借此引起英国大使馆的关注，因为佩德罗的祖父是英国公民。他还曾短暂考虑拉拢一位自认来自智利的人士，期盼智利大使馆能支持这项请求，但后来发现该人士虽曾旅居智利，却并非智利籍。他也尝试拉拢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人士参与，但这些努力同样徒劳无功。施礼华鼓励伊西多禄及其他参与计划者持续尝试。伊西多禄将此视为必须遵行的指令，而非只是单纯鼓励——尽管施礼华曾表明他理解这些努力可能徒劳：「无论能否成功，当我们确知已

竭尽所能捍卫（拥有DYA大楼的非营利组织）这份遗产时，我们就已经心安理得。」

## 健康情形恶化

随着战争拖延，伊西多禄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缺乏食物、天气严寒以及诸多忧虑不断施加压力在他的身上。心理层面上，他承受着城市持续遭受轰炸所带来的压力——那些炸弹常在他外出办事时突然袭来。而他坚定履行施礼华所赋予所有任务的决心，同样成为压在他心头的重担。其他诸如安排难民撤离、说服政府赔偿DYA大楼损毁等任务，几乎难以实现，但伊西多禄每当努力落空便深感煎熬。他在六月致卡西亚罗的信中写道：「近来我们凡事皆不顺遂。每当被托付完成某项任务，最后总以失败告终。」

1937年夏末，伊西多禄的体重已降至约105磅（48公斤）。他虚弱至极，仅行走短程便需坐在椅上恢复体力。他将自己能在重重困境中持续前行的

力量归功于圣体圣事。多数日子里，他仍能前往附近公寓参与弥撒。弥撒结束时，神父会将圣体交给他，以便他能分送给他人，并在次日无法参与弥撒时自行领受圣体。他在日记中写道：「承载吾主、并将其放入圣体匣内，是何等震撼的体验。这是一种奇妙的方式，让你时刻感受到祂的临在，因为你必须必须谨慎以对，才能以万王之王应有的尊严来承载他。」

## **担任马德里中心主任**

伊西多禄得知在巴塞罗那可以雇用那些平时从事走私的男子，带领一组人穿越庇里牛斯山脉进入法国。从法国再潜回国民军政府控制的西班牙地区将相对容易。这趟山路跋涉极其艰险，任何尝试穿越边境的人若被捕将遭处决，但这似乎是当时最可行的选择。九月底前，一切准备就绪。施礼华、六名主业团成员，以及日后成为首位结婚成员的托马斯·阿尔维拉，前往巴塞罗那与走私者接洽，最终穿

越庇里牛斯山脉进入法国，再转往西班牙国民军控制区。伊西多禄则留守马德里，担任因故滞留共和军控制区的那八名成员的主任。

伊西多禄竭力缓解被困在共和军控制区的主业团成员们的孤立处境。他频繁探访能接触到的人，给其他人写信，并鼓励他们彼此通信。有一段时间，他每日探访居住在马德里的成员，因为我们日益深刻感受到，唯有我们团结一致，方能弥补我们不久前所经历的孤立生活的缺陷。在这些探访中，他们主要谈论主业团。「我们对此如此关注，以致几乎不谈论战争的事情。」

伊西多禄将他的祈祷意识传递给别人，特别是传递给主业团的其他成员。例如他写信给博特利亚说：「如今我们面临这么多困难，更应多花时间陪伴曼奴耳先生（也就是耶稣），向祂倾诉我们生活中所有细微之事。我们应让祂成为我们的知己，并以各

种方式向祂展现我们的爱与情感。」为促进主业团成员间的团结意识，伊西多禄提出建议：「纵然身处异地，我们仍能透过共同行动深化连结——举例而言，每日固定时间（如晚间八时）大家诵念Preces（由施礼华撰写、主业团成员每日诵念的简短祷文）。诸位意下如何？虽身处不同地点，但藉着同一精神，我们仍能合而为一。」

三位因外出过于危险而滞留于洪都拉斯使馆的主业团成员，开始向伊西多禄施压，要求准许他们加入共和军并试图穿越前线进入国民军控制区。伊西多禄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强调「静待时机远胜于径行危险行动——此举风险极高，成功可能性仅存于假设之中。」面对他们坚持必须前往能自由开展主业团使徒工作的地点，他反问：「你们确定留在现处就毫无用处吗？」

1938年6月中旬，庇护者再度坚持要求，尽管他们刚得知有人离开洪都拉斯公使馆后，加入共和军试图越过前线，却在行动中丧生。当伊西多禄回应：「承蒙曼奴耳先生（吾主耶稣）的帮助，我已审慎考量诸位的计划。

（……）我认为你们能实现这些计划，曼奴耳先生与玛利亚夫人（圣母玛利亚）必将回应你们的愿望——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期盼。」

庇护者所不知晓的，也是伊西多禄直至临终前才透露的真相：他在十字架前祈祷时，曾获吾主亲自保证此计划必将成功，甚至得知了他们跨越前线的具体日期。（施礼华也在祈祷中预知了他们的抵达时间。）

从他们离开洪都拉斯公使馆到共和军将他们送往前线期间，这些庇护者在马德里逗留了数月。在此期间，他们与伊西多禄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欧华路所述：

每逢有机会，我们便前往他家，或在戈雅街的寄宿公寓聚会，在那里祈祷并谈论我们家庭事务。在那几个月，伊西多禄透过谈话、与我们的相处，尤其是借着他的榜样，给予我们莫大助益。他的精神始终如一，对天主与主业团怀抱不变的信心，更常以欢欣的庄重与自然的风范示人。

许多日子里，他们一同前往军队分配给三位前庇护者的营房。他们坐在地上分享稀少的口粮，并谈天说地。在圣母瞻礼日，他们遵循「创办人的惯例——在圣母瞻礼日施舍给穷人」来庆祝；我们将口粮分发给穷人。

有一天饭后不久，他们便开始评论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与好处。

伊西多禄开始列举战争带给我们的好处，无论是过去或当下。他以全然超性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视之为天主赐予我们圣化自我的绝佳契机。他满怀喜悦地列举那些在战火中借着天主圣宠日渐成长的德性——尤以爱德与兄

弟情谊为最。我记得当我们返家时，内心充满喜悦，全心全意地向天主献上感谢，为祂赐予我们的所有恩宠。

## 内战结束

至1939年初，战争即将以国民军胜利成为定局。关键问题在于共和政府能否谈判达成某种协议，抑或被迫无条件投降。当年年初，共和政府以逃避兵役为由逮捕了百名兼具他国国籍的西班牙青年，伊西多禄亦在被捕之列。拘留一日后，当局要求他每日前往并在护照上盖章。一月中旬的五天里，他躲进阿根廷大使馆避难。离馆时，使馆人员威胁若他坚持留在马德里，阿根廷将撤回保护。然而伊西多禄深知，自己的家人、主业团成员、主业团成员家属以及朋友们都需要他在此。所以他决定留下。

1939年3月底，渴望投降的共和军与坚持战斗的共和军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这场内讧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军实力，国民军遂于3月28日攻占马德

里。这场持续982日的噩梦就此落幕，期间伊西多禄为服务他人屡屡冒着生命危险。那些孤立无援、饥肠辘辘的日子里，他虽毫无欢欣的理由，却始终播撒着宁静与幽默。对天主与圣母的信赖，以及对施礼华的忠诚，正是支撑他走过这一切的力量。

## **为铁路公司工作，同时担任主业团总常务长**

内战结束后，伊西多禄重返铁路公司任职，担任轨道车辆与火车头研究办公室主管，但工作地点改设于马德里而非马拉加。他持续任职至1942年秋季，因病被迫退休。

伊西多禄从施礼华身上领悟到，将工作做好并奉献给天主的重要性。铁路公司的一位同事回忆道：「他始终以模范的方式履行所有职责，即便微末之事亦不例外，因为在他眼中，任何应做的事都是重要之事。」他是最早抵达办公室的人之一，也极少像多数

同事那样在上午短暂休息，去酒吧喝咖啡或啤酒。

他的直属主管脾气暴躁且难以相处，但伊西多禄总是微笑接纳对方的情绪爆发。然而当他认为主管对下属不公时，他绝不畏惧挺身相护。他对下属展现高度关怀，致力协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当有人无法完成任务时，他不会直接将工作转交他人，而是耐心指导教导，直至那人掌握要领。他更协助团队成员准备升迁关键的竞争性考试。

他对所有政治立场的员工同样坦诚相待。其中一名工人曾因被视为红色分子遭处罚，但后来洗清了嫌疑。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或许是担心在佛朗哥统治下高度紧张的西班牙氛围中，自己也会被视为可疑分子。伊西多禄不仅未与他保持距离，更协助他找到第二份工作以增加收入。在他离世时，下属们联名声明称其「因极致的良善而被誉为圣人」。

自1939年7月起，伊西多禄的工作时间表规定他每日从清晨七点工作至下午两点。按西班牙人的标准，他必须极早起床，才能在上班前完成晨间默想并参与弥撒。另一方面，这样的作息安排使他得以将下午与晚上时间，专注于履行主业团总常务长的职责。

他最初的任务之一，是监督在马德里黑内尔街数间出租公寓内设置新的大学宿舍。这项任务因战后马德里资金短缺，且几乎所有物资匮乏而变得复杂。伊西多禄耗费大量时间奔波于各家商店之间，为宿舍采购家具、居家用品，甚至连食物都得四处寻觅。

在担任主业团总常务长期间，伊西多禄常向圣母求助以解决诸多难题。临终前夕，他对一位刚加入主业团的年轻人提及往昔经历：

我们没有房子，没有衣物，一无所有；只有对至圣童贞圣母玛利亚满怀的爱与信德，正是她逐步帮助我们克服了种种艰难。年轻的弟兄们，你们所见

的主业团已然开展，甚至蓬勃发展。眼前的一切，皆是圣母对我们深厚慈爱的结晶。我们必须全心全灵去爱她，这份爱要远胜世间一切的爱。因为她是如此的厚爱我们！

伊西多禄在专业工作与主业团总常务长职务之间极为繁忙，却仍抽空陪同施礼华及其他主业团成员前往外地城市，与青年们会面并向他们阐释主业团。他更把握每个机会，认识内战后加入主业团的年轻人，将主业团精神传递给他们。施礼华在瓦伦西亚新开设的中心告诉主业团成员，他特意邀请伊西多禄前来「好让我们学会正确行事」。访问期间，伊西多禄修缮了房屋各处，教导他们如何处理账目，并在细微之处实践贫穷精神，例如将单面已书写过的纸张当作草稿纸使用。他敦促成员们修正账目中的细微错误，并非因几枚比塞塔至关重要，而是主业团的精神要求人们透过做好小事来展现对天主的爱。他谨慎避免

伤害他人感受，总是赞扬他们做得好的地方，或至少肯定他们的善意

尽管身为主业团中最年长的成员，伊西多禄仍试图不引人注目。他极少提及自己在内战期间的经历。对于诸多事务，他常向主业团秘书长欧华路请益，尽管欧华路年纪较轻，且加入主业团的时间晚于他。

## 最后的病痛与离世

1940年秋天，伊西多禄搬进了马德里新开设的中心。这栋房子宽敞雅致，却亟需修缮。1940至1941年的冬季，暖气系统失灵。伊西多禄饱受寒冷与其他健康问题折磨。尽管早已瘦骨嶙峋，他体重持续下降，力气日渐衰竭，连爬楼梯都令他精疲力竭。

1941年7月，他被诊断出霍奇金淋巴瘤，医生预估他只剩两年寿命。尽管饱受剧痛折磨且辗转难眠，他仍坚持工作一年，维持正常生活，包括履行主业团总常务长的职责，并负责筹备马德里新中心的装潢事宜。

1942年圣诞节前夕，伊西多禄参加了施礼华主持的避静。在默想死亡后，他独自留在小圣堂里。以为自己独处时，他轻声说道：「主啊，我准备好了。」不久后，他进入诊所。施礼华告知他仅剩数日乃至数月寿命。他当下露出厌恶神色，但随即镇定下来，询问施礼华希望他在天国处理何事，以及该为哪些事祈祷。在诊所里，他只愿阅读论及天主的书籍。访客来时，他偶尔会打开收音机，但待客人离去便立即关掉。他必须强迫自己进食，但如此做是「为了教会众多需求」。他的医生向其他病患提及伊西多禄，具体描述「他面对死亡的态度、承受痛苦的勇气、非凡的耐心与恒常的笑容」。

一位医生经常告诉他病情正在好转。起初，伊西多禄假装附和，但最终他说：「我非常感激您的好意，但试图欺骗我是没有意义的。我明白很久以来您们已无能为力。我已交托于天主手中，心满意足……毫无疑问，这份

平安与喜乐是主所赐予的。祂正是那位赐予者。」

临终之际，他向主业团的另一名成员倾诉道：

我们的义务是履行每个时刻的职责。我唯一的职责就是承受痛苦……我无须为其他任何事忧虑。我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人竟能承受如此之多的苦痛，实属奇迹。有时看似已无力承受更多，但主却赐予更强大的力量。想到自己能有所贡献，何等喜乐。唯有怀着超性的精神承受苦难，我们才能推动主业团前进。痛苦能净化人心净化。试炼愈长久，愈能使我们得到净化。

伊西多禄从不要求特别照顾。诊所负责医师表示，他完全不记得伊西多禄曾呼叫过他前来。当护士照料他时，若听见呼叫铃响起，他总会说：「你去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吧？我能等。」临终前夕，护士们发现根本无法理解他的需求。多次送来非他所需之物

后，她们会致歉表示无法听懂他的要求。他始终保持极度平静，未显露一丝烦躁。

伊西多禄最后在1943年7月15日离世。

马德里总教区为伊西多禄开启了宣福程序。2015年，教宗方济各批准了一项敕令，宣告他以英雄般的方式活出了基督徒的德行。

---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Yi-Xi-Duo-Lu-Suo-Sha-Nuo-  
Yi-Wei-Gong-Cheng-Shi/](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Yi-Xi-Duo-Lu-Suo-Sha-Nuo-Yi-Wei-Gong-Cheng-Shi/) (2026年4月8  
日)